

常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也敢去要，如果要不到就承担相应的后果，要到了也觉得自己要得起、我值得拥有这些东西——这样就很好。我不会去排什么位置，事业第一或者感情第一，父母第一或者孩子第一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你的选择是出自真心。”

《流金岁月》的结尾，两个女孩兜兜转转达成共识：独立才是女性的立身之本。这也是秦雯一直以来想要强调的东西。在她看来，独立是一切选择的基础。“如果你经济上不独立，选择就会受到影响，你会因为没有地方住，去作出违心的选择、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只有当你在人格和经济上都完成了独立，再去做选择，才能保证选择是出自真心。所谓的独立，并不是说你要挣很多很多的钱，而是说你挣的钱能够满足你想要的生活。那就可以了。”

亦舒在《喜宝》里写：“我要很多很多的爱，如果没有爱，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。”其实现在回看亦舒，很多小说，包括《我的前半生》和《流金岁月》，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了，难免也存在一些时代的局限。“我记得小说结尾，女主角会选择去游艇上做个陶瓷啊，开个咖啡馆啊，做个服装设计师啊……这些行为在当年有种浪漫的气息，但是对现在的女性，其实选择是可以更广的。”

王家卫为她打开一扇新大门

最近秦雯正在松江车墩影视基地忙于电视剧《繁花》的拍摄。以往，当她完成剧本写作和剧本围读工作，其他就交给合作导演了。但这一次不同，因为这一次她遇到的导演是大神王家卫。

《繁花》也是王家卫第一次拍摄电视剧，当被问及有没有剧本的时候，秦雯说当然有，而且导演对剧本的要求是几乎完美的。无论剧本还是拍摄，导演的投入程度都超乎想象。

“我确实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，从人物故事到结构节奏，甚至他会到剧本当中一些很细的东西提出修改意见，真的可以细到一个字、一个标点符号。他的上海话好到可以将整个剧本都用上海话念出来，他会亲自上阵——剧本自己先读过一遍，所有的戏自己先演一遍，台词全部过一遍——觉得哪里不对他就会马上指出来。”

以前的秦雯在无意识中会把观众当作一个孩子去灌输思想，或者当作朋友去交流，而现在，她正试着把观众当作一个聪明的对手，并与其博弈。

秦雯眼中的王家卫是个“天才”：无论编剧、导演、表演，



《繁花》剧照、海报。



还是美术、服装等等方面都天才到令人嫉妒，“单从剧本上来说，王家卫导演为我在创作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。我会知道自己是不断在犯错的，但他还是会给我很多耐心和鼓励。因此犯错也慢慢成了我重建的一个过程”。

“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还是审美，这个本事一时之间我们也学不会。我能做的就是在一边看着，能学一点是一点。所谓的审美，有的是我们平时习惯说的，比如说美术，服装等。但我想说的还有另一层审美——是在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上的。他会特别善于去表现人物情感中微妙的东西，并且知行合一的有办法用动作和画面去表现出来。对于人物关系和情感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之戏剧化，以引起观众强烈的好奇或者情绪波动，而很少从美的意义上去考虑和表现，我觉得这是他了不起的一点。”

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“不响”。每次金老爷子掷出这两个字，就让人感觉背后隐藏了1000字的内心活动。秦雯听过一句话：男人沉默表示否定，女人沉默表示肯定。她笑说，上海人并不是每个都“不响”的。话多的也不少，比如她自己。但有时候，“不响”也是环境的产物。“我觉得是因为上海人生活的环境比较狭窄，如果人人都嘈杂发声的话，众声喧哗，一定很多矛盾。因此这也是上海人边界感的体现——如何才能共处小小的空间而又彼此相安无事呢？唯有不响。我们小时候都住过里弄房子，跟《繁花》里一模一样：你在这里说话，很快那里就能知道；你在家吵架，邻居在自己家里也能听见。所以上海人为了保留那一点点可怜的隐私，也会选择‘不响’，有一点妥协让步的味道在里面。我想这两个字，应该就是上海人保持一丝自尊和边界意识的浓缩体现吧！”